炳燭齋隨筆

炳燭齋隨筆

海虞顧大韶仲恭父著　男晶公臣淼禹臣父校

古德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依又不是離又不是必有不依而依離而不離者乎知其解者可以作經義矣

雖有談天之口未有不始於學語者也雖有逐日之足未有不始於學步者也故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可不勉哉

讀書當如蜂之釀蜜採百味消歸一味作文當如蠶

之作繭縛一絲便盡一繭讀書而但爲記誦之學是智不如蜂也作文而但爲餖飣之文是智不如蠶也

女必論色而後求貞焉無鹽嫫母相對而譚節烈人有不失笑者乎士必論才而後求德焉惰農敗賈相對而誇清貧人有不鄙夷者乎

釋存不昧之靈道存不亡之形儒存不朽之名此倪思經鉏堂雜志中語也其言雖淺聖人不能易矣又曰有福食福無福食智無智食力其言雖鄙聖

人不能易矣

讀類書文集而不讀子史是沽酒市脯之學也讀子史而不讀五經是拔本塞源之學也讀五經而不講理學不通三教是貧兒數寶之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王李之文大官之剩饌也其所自出者貴矣然而非其有也袁鍾之文淸士之烹鮮也時或可於口然而不堪大嚼也以剩饌而欲詆自得之歐蘇曾王所謂蚍蜉撼大樹也以烹鮮而欲駕剩饌之王李

無乃一蟹不如一蟹乎

余偶讀天目集求一可喜之句而不可得也有文如此而自謂名家其心之死已久矣有文如此此而謂之名家其友之心亦死已久矣

莊子女偶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我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此語妙絕嘗推論之孔子有聖人之才而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故發憤忘食終日終夜以思直至五十而始知天命顏子有聖人之才

而又得遇聖人故未滿三十而入聖域矣參天地間皆文也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一以貫之文遂爲夫子之文矣故曰文不在茲乎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日克己復禮而遂爲顏淵之仁矣故曰天下歸仁焉古德有言不道無禪止是無師元禎有言吾讀杜子美集而知詩人之才有所統萃焉數語可以參觀

老氏以爲自然而自然之故雖老氏不能言也佛氏以爲因緣而因緣之始雖佛氏亦不能言也莊子

云季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卽此兩言如兩兒辨日不可判其是非因緣自然之辨吾知與天地相終始矣

用人之仁去其貪仁至公也貪至私也仁者而有貪乎曰仁者之貪將以布施也故曰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此亦仁者之所不免也雖然其仁未至也夫至仁者博施濟衆而不居其功一介不取與而不諱其吝烏乎貪哉

嗇於已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已謂之吝

嗇於人并嗇於巳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此言出於晏子如晏子者眞能儉者也

晏子之儉嗇天下萬世之所共知也而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嗇於巳而豐於人所以爲賢也范希文之方嚴天下萬世之所共知也而取人不棄瑕累不拘形迹滕屠鄭沽皆爲入幕之賓嚴於巳而寬於人所以爲大也禮云恥費輕實晏子有焉論語云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希文有焉

佛教未行之先其早爲前驅者惟莊子而已佛教既行之後其相爲表裏者惟莊子而已故曰小機者執之即別大用者通之則同陋哉憨山之影響論也乃以三禪判老莊乎是猶本國之輿臺而傲鄰國之君王也多見其不知量矣憨山名德清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舉此三言而三乘十二部盡於此矣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舉此三言而圓覺

之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盡於此矣謂孔老淺而釋氏深劣僧之見也謂佛老邪而儒教正劣儒之見也一言以折之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憨山之判老莊於三禪東溟之判孔子於七地皆泥教之言也然而憨山愚矣東溟有逆流如來一語以寛地步其猶善爲說詞乎

考亭之四書集註精矣非考亭一人之能也葢集唐宋以來名儒之見而折衷之此其所以精也然亦

有必不可從者尊德性章之分存心致知求放心章之而後可以上達數語是也以廣大高明屬德性則問學獨可不廣大可不高明乎以精微中庸屬問學則德性獨無精微獨無中庸乎且不尊德性則問學不祇糟粕乎既尊德性則問學不添蛇足乎至於求放心註腳猶為支離章中首言仁人心也求放心即求仁也求仁之功亦不為下學矣乃曰而後可以上達則其所上達者更有何事乎且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以而後可以四

字解而已矣三字其文理可通乎蓋因與陸子靜作對立意相反惟恐一言之徑捷近於陸學故作此迂曲之解以別之總起於一念之勝心而不自知其說之大敗矣大凡主於必勝者必至於大敗不獨道學爲然曾子以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一語雙提貞爲萬世之師也使有宋諸大儒而知此則在朝可無洛蜀之黨在野可無鵝湖之辨矣伊川考亭皆北宮黝之徒也

人生世間凡爲人賤惡之事不可有一焉然爲人所

愛敬之事亦不必其多也有一二焉足矣若事事求過人則精竭而氣傷且力分而業不精吾見其必窮矣吾友顧朗仲王季和皆中道而夭殆以是夫

孟子之書不脫文人習氣其尚論人物指畫地理多有未安只是齒牙間鬆快耳如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今雖不能灼定其何處大槩在青冀之域耳豈可謂之東夷乎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夫泗入淮可也而淮豈可入江淮之所以列四瀆

若以其獨至於海也若必須注江而後達海則亦不得謂之瀆矣且江與淮相隔三百餘里人所共知若堰淮入海之路而必注之瓜儀則高郵界首諸湖之水盡化爲濁流而廣陵一郡之民盡化爲魚鼈矣使孟子曾身歷其地有不自笑其失言乎曰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夫太公大將也散宜生謀臣也何與於道統若正言之曰周公見而知之豈不穩當正如作文字者好用新鮮字眼遂不顧其心之所安耳

道家之書莫妙於莊子佛家之書莫妙於楞嚴莊子多引而不發楞嚴則和盤託出矣有志於道者且勿讀楞嚴只讀莊子深思而自得之可也

言道之文自六經思孟外董仲舒時有迂腐楊子雲好雕琢王仲淹多模倣皆非真有道之言也其出之自然而心和氣平理明辭順者惟周茂叔之太極圖說與通書爲然其真有道之言乎張橫渠有意爲文而拙於文如西銘惡旨酒一聯疵病非一以崇伯子稱神禹近於狎大人一失也孟子所稱

不顧養外止好飲一端令尊以惡旨酒爲顧養二失也惡旨酒是禹故事育英才與穎封人何與而扯以爲對三失也如此作法即入之律賦時文中人且譏其不工而况於垂世立言乎二程極贊此銘稱爲秦漢以來所未到又推其筆力過人然不其爲譏彈潤色亦未盡朋友忠告之道也

余少時偶聽一表兄語有會於心至今不忘其人奕與射俱在下下品而善論其理云學射日高一日則垜子日大一日學碁日高一日則碁盤日小

日所謂埰子曰大者即列子貫虱之說也所謂碁盤日小者蓋機勢融徹三百六十一路了了在目不至顧此失彼得後遺前所以謂之小耳得學射之法可以看書所謂認題是也得學弈之法可以作文所謂布勢是也

告子原是儒家者流非老莊之徒也其性猶杞柳及生之謂性等語實自體認精思得之孟子只把名教降伏他告子亦為名教所壓不敢開口申辨其心未必服也如破杞柳之說則以戕賊人禍仁義

之說歷之正爲告子之貴仁義也若如老子失德后仁失仁后義及莊子之擯棄仁義則且欣然肯戕賊之說矣破生之謂性則以犬牛猶人之說歷之正爲告子之貴人賤畜也若如莊子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且傲然受牛犬之名矣故孟子能折告子之口不能服告子之心

橫渠之西銘其意甚恭其詞甚㦬以覆蔽可也正蒙中頗有名言如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

族將大聲者形氣相軋而成易爲君子謔不爲小人謔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謔也此數語可誦

禹貢三江之說我友何季穆言之甚詳予嘗勸其著論以明之季穆曰吾文不如子假子之筆宣吾之意可也予謙讓未遑無何而季穆死矣故予輓詩中有追辨三江渾似痴之句愧未能著書以終季穆之志今略述其概於此水經註引郭璞語云三江岷江淞江錢塘江也極直截痛快岷江者即今之楊子江禹貢所謂北江也淞江者名賴陽江亦

名陵陽江亦名歷陽江今東壩所堰之水從大江於蕪湖分出直注太湖而於淞江入海即禹貢之所謂中江也禹貢舉其上流而郭璞舉其下流耳錢塘江人所共知禹貢雖不言南江然既有北江中江則其有南江不待言矣非錢塘江而何即以禹貢解禹貢何其精確但漢既合於江則總爲岷江矣禹貢係北江於漢水之下係中江於導江之下不知作何分別安得起神禹於九原而質之曰然則蔡傳東江淞江婁江之說非乎曰何獨蔡傳

國語韋昭註已有此說矣水經註有亦謂之三江一語最快令定其名曰小三江可也

偶讀歸震川集有三江說與季穆之言吻合乃知前輩學問淹貫非吾輩所敢仰望吾輩所謂奇論者在震川固以爲尋常茶飯耳

韓非子有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一語楊用脩遂著論以爲田常之篡范蠡實佐之及讀左傳知簡公之弑在哀公十四年而越之滅吳乃在哀公二十二年耳范蠡豈能於八年前先與田常之謀乎

每讀古人文字便令人謙讀今人文字便令人傲

水經註一書雖經楊用修皇甫曾推表章然差錯難曉處甚多近世鬱儀王孫之箋出令人便於讀誦其功不淺然有大誤二處尚未加辨正渭水中卷既云入於海矣而其下卷乃始序諸葛屯田渭濱之事其爲倒迕顯然易知若以下卷作中卷中卷作下卷豈非一快江水項下自江水左得起至安陸之延頭止九十餘字明是註體而混入經文亦應改正

佛經每言六道所謂天人脩羅餓鬼畜生地獄是也要而言之只有天人鬼三界而巳脩羅畜生地獄則分揷於其中者也上界以天人爲主卽有天脩羅焉若帝釋之象天狗天鳥以及無足多足等蟲則皆天畜也天牢貫索則皆天獄也中界以人爲王卽有人脩羅焉馬牛以及百獸雞鶩以及百鳥則皆人畜也刑部大理以及郡縣之監犯則皆人獄也下界以人鬼爲主卽有鬼脩羅焉百獸百鳥之類鬼道中亦皆有之則皆鬼畜也酆都泰山之

類則皆鬼獄也三界皆以人爲主人亦貴矣哉請問人所以貴曰有二焉禮儀與文字是已有禮儀以相輯睦則億萬之衆可使聯如一身萬物所以莫敵其力也有文字以博古通今則億萬年之事可使了如目前萬物所以莫敵其智也若人而無禮儀人而不知文字與畜生何異哉佛經又有倒生之地獄則似非鬼道所攝又當別論此蓋非凡耳目之所及也或笑曰然則天道鬼道子豈皆耳目及之乎曰目雖不及而耳所傳聞可以意推也

趙簡子神遊帝所帝使射翟犬此儒書所載以此知有天畜也若二十八宿各屬一禽此則天人而畜形者也貴人之牢賤人之牢天官書明言之以此知有天獄也袁粲幼子所騎之犬非鬼犬乎康王所騎之泥馬非鬼馬乎推之百獸百鳥莫不皆然以此知有鬼畜也至於冥司拷鬼則家喻戶曉又不待言以此知有鬼獄也嗚呼通天地人曰儒若不究心於三界之事何以爲通儒乎

儒者之知有中界而不知有上界下界也自古之腐

儒皆然然而其膽尚怯亦只不知爲不知云耳其抗言掃之者則自張子二氣之良能一語始快哉沈待詔之續原教論也曰謂天即理可也而謂祭天即祭理可乎謂鬼神二氣之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即祭良能可乎張朱聞之必咋舌於地下矣或問曰天神則天道矣人鬼則鬼道矣又有所謂地祇者當屬何道曰此其詳在道經凡嶽瀆山川之神皆陰官也當屬鬼道至於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仙官所治當屬天道總未有出於三界

之說者也或又問曰楞嚴判仙於天之下而予合而一之何也曰楞嚴以降魔伏外爲宗旨故貶抑仙品耳以理論之則仙似高於天由福業而生天者如人世之恩蔭由脩煉而升天者如人世之科目總之歸於天道而已

李卓吾初識耿子庸問曰自以爲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又曰吾斯之未能信自信與自是有何差別子庸答曰自以爲是固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卓吾大笑遂成至

友此一段話頭極好如何不要自是又却要自是曰此甚易明不出曾子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二語耳自反而不縮雖舉世譽之無解於不是也若自以爲是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自反而縮雖舉世非之無害於是也若不自以爲是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鄉愿病處只是不求慊於心而求慊於世衆惡之則自以爲非衆悅之則自以爲是如水母無目以蝦爲目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耳曰然則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非乎曰此先以質

直好義爲王正是求慊於心所以觀察下人者誠恐自巳有不到處故借鑑於人必求無不慊而後巳耳比之鄉愿媚世眞天地懸隔

聲色臭味安逸皆性也君子何以忍嗜慾也曰富貴而不忍嗜慾則貽累於人貧賤而不忍嗜慾則貽累於巳以李德裕之相業而有水遞玉食之後以杜子美之文章而有殘盃冷炙之辱皆爲嗜慾所役也能如公孫弘之脫粟布被則可以長處樂矣能如陸龜蒙之杞菊賦則可以長處約矣

舌柔存齒剛壞故君子不爲齒而爲舌目無厭腹易足故聖人不爲目而爲腹
冢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凡所謂師儒友吏之類皆人也而九曰藪以富得民則從來以藪澤解之其可通乎如曰藪澤則當入於九職任萬民之條與九兩係民何與愚謂藪者富家巨室之好施與者雖非官非吏非師非儒而能聯屬民心此亦邦國之所不可少者故周公明許之而著之於九兩之條也周禮以富得民謂之藪後漢黨錮傳以財救

人謂之廚此二字極相似但藪出於國制之所許故可以助治廚出於黨人之私號故反以致禍耳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則有大興作如城郭宮室之類累旬月而後就者將柰之何曰三日以內民自備工食者也三日以外官給其工食而已無他法也亦有竟歲安靜而無事於三日之役者則柰之何曰計其工食之費而輸役錢以歸官可也至於小荒則歲止用二日大荒則歲一日此又在弛舍之例併役錢亦不計矣

周禮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以其物更其外
否說者以旬爲十日謂乘官馬者十日之內馬死
則必責其賠償色力務期同於原馬若死於十日
之外則僅責其物色相似而已若死於二十日之
外則不責其賠償也愚以爲此說非也古者釆薇
遣戍往返二年其餘朝聘會同必動經數月若馬
死於二十日之外便不責其賠償則一經行役將
遂無隻蹄之反矣其何以爲國哉蓋旬者十歲之
稱謂馬之齒也十歲以內稱馬也故責其更十歲

以外長馬也故責其物更二十歲以外則馬老矣其死非乘者之罪故不責其更也曰子之說於理則安矣然以十歲解旬字亦有據乎曰旬之爲言徧也周未可定爲十歲之稱亦未可定爲十日之稱也即周禮中用旬字亦有三說有徧十日而謂之旬者朝士之旬而舉之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郊二旬野三旬是也有徧一歲而謂之旬者均人之旬用三日焉小荒則旬用二日焉大荒則旬用一日焉是也有徧十歲而謂之

旬者則馬質所云是也若執十月之解非但不可通於馬質亦不可通於均人矣十日之中用民力三日雖桀紂之暴虐亦必無是事而謂周公爲之乎

凡事觀於其大則必不爭於其小矣觀聖賢之遭謗誣則爭榮辱之念可以息矣覩帝王之被侵凌則爭强弱之念可以息矣

穀食之必化而爲糞穢自然之理也然而投穀食於糞穢者雷霆擊之生人之必化而爲死人亦自然

之理也然而殺人者王法誅之何者任其自敗則無過而折其方新則有罪也任其自敗則雖湯武之弒君簒國人不以爲非折其方新則斷一樹殺一獸亦足以干天地之和故君子貴知時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此語出管子當表出之

魯頌若常與許管子小匡篇有反其侵地常潛 蓋僖公時常沒於齊許易於鄭

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謂杞邢衛也封邢衛詳左傳城緣陵以封杞見管子大匡篇

左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上文但言大城陳蔡不羮解者遂以四字爲三字之悞讀賈誼新書有大城陳蔡葉與不羮等語始知四字實未嘗誤也左傳偶遺葉字耳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証者讀者不可不知先是楚靈王遷許於城父葉爲空邑徙方城外以實之因大城葉事見左傳昭公九年

賈誼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謂諸王也可爲流涕者

一謂匈奴也讀者見可爲流涕者也一語篇中凡再見遂誤以一字爲二字可爲長大息者六篇中止載五事蓋班固删其一也其一太息言私鑄錢布事賈誼新書見存宜採以補漢書注

檀弓填池二字鄭注讀爲奠徹穿鑿太甚愚謂池即後池視重霤之池謂柳車之池填乃顛字之誤既祖則柩轉向外矣欲受弔乃顛轉柳車還令柩北首乃推車而反於故處也舉池以表柳車也此說稍可通

反壞猶漢書言復土也衣周於身則身不得見矣棺周於衣則衣不得見矣椁周於棺則棺不得見矣土周於椁則椁不得見矣反壤而樹之則并其土亦不得見矣此正是深藏之意哉乃贊嘆之決辭非譏也

陽虎貌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爲御孔子過匡時亦顏刻爲御貌又相類故匡人以爲虎而圍之見禮記吳厭溺疏

叔梁紇七十而娶顏氏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生三歲

而紇卒則壽可七十四五也

檀弓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得字爲句言以人之毋嘗巧則於心無不安若康子以其毋嘗爾之巧則心必痛矣欲其設身處地也兩以字字法正相對

檀弓爲懿伯之忌不入左傳作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遇字甚明鄭杜兩註皆如說夢集註載劉氏之說解忌爲忌日甚當但謂敬叔避懿伯之忌則未是懿伯於敬叔爲無服之叔祖豈有爲立忌日之

禮蓋懿伯是惠伯嫡叔惠伯應立忌日敬叔恐惠伯以忌日入滕為不便故逡巡不入所以體惠伯之意及惠伯有不以私忌廢公事語故遂相將而入也玩左傳椒請先入敬子從之二語意義曉然矣

文中子年十六即抗顏而為人師非亞聖大賢其孰能之唐人如司空圖輩極口推尊而宋范文正公至以仲淹為名希文為字則文中子之品槩可推已獨其書多模倣論語而又謂房杜王魏皆其門

人則出於阮逸之附會非文中子意也予嘗讀王無功遊北山賦泉疑洙泗下自註云吾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子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號王孔子之溪也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下自註云此溪門人常以百數惟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相爲後來題目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並不言及玄齡等其答馮

子華處士書云又知房李諸賢實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矛由此推之則魏徵實嘗受業於文中子但不在董常程元之列耳至於房杜王珪則絕不相及特拈出以破吠聲者之疑

詩經王事靡盬註云不可以不堅固也夫以不堅固訓盬字毛鄭以來皆然不可易矣但以不可以三字訓靡字則其解頗曲而不暢愚謂靡盬二字各自爲義漢書爲酒醪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從非𣏟聲徐曰披靡分也葢謂王事如草之

披靡而不植如鹽之細碎而不堅固正使臣奔走

幹辦之時豈可言歸哉如此解方通

聖人覩轉蓬而作輪後人詩詞中言飄散者多以轉

蓬爲喻轉蓬者謂如蓬花之旋轉於空中也

文以氣爲主陸務觀之文不減於東坡而不如者氣

不如其高明也東坡之文不減於歐公而不如者

氣不如其溫厚也

陸宣公之四六非不可學也然而後世無與宣公匹

者四六之條暢自宣公昉也蘇長公之文字非不

可學也然而後世無與長公匹者文字之淸空自長公昉也

易經朋盍簪註云盍合也簪聚也旣云合又云聚不已複乎愚謂簪字明明是冠上之笄何乃以虛字釋之蓋簪是首之所戴者首聚則簪合矣盍簪猶言聚首也

孟子云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於禽獸奚擇哉比人於禽獸傲之極也范鑫云吾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自比於禽獸其傲更甚矣要之此二

語皆偏辭也不可以爲訓

今之人失勢則曰吾其奈彼何得勢則曰彼其奈我何吁吾其奈彼何不失爲引分自安猶之可也彼其奈我何則不仁無禮無所不至矣若君子則不然失勢則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得勢則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故在上不陵在下不援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善哉其言之也識時勢而不明義理則市井之智耳不明義理并不識時勢則婦人之智耳所以古人有舉朝皆婦人之嘆

從善必登從惡必崩乃自然之理聖人不能違天地亦不能違也世之愚者多以富貴貧賤定人高下智者則不然以賢智愚不肖定人高下自達人觀之欺貧重富乃秉懿之結果而好善惡惡特勢利之幾先兩者雖有早晚之殊其寔則一也善乎達觀之偈曰天上人間勢利同總將福業判雌真知言哉

立人之道曰仁義禮智信爲將之道曰智仁信勇嚴勇卽義也嚴卽禮也必五德備而後可爲將將亦

難言哉乾卦元亨利貞配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蓋乾知大始以易知言乾而智在其中矣仁禮義信皆智之川流也

帨郭君相齊懷左右帨而左右重不知帨爲何物或作帥音帥韻會云禮有帥巾蓋帨是拂拭之義帥巾拂拭之巾也韓非省文故不言帨巾而止言帨耳升菴讀爲尉又轉爲禕以爲卽詩之結褵又因孔疏中香纓而解爲香囊穿鑿甚矣又倖幸傳㚟鵔冠是文雉之類而升菴誤以爲狻猊狻猊獅子

也以獅子皮爲冠有何嫵媚升菴雖博極羣書亦有輕於立論處

常棣之詩曰兄弟急難毋有良朋況也永歎又曰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蓋極言朋友之不如兄弟也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而卒章則曰兄弟無遠此蓋言朋友必不可少而兄弟亦不可疏也正以答前篇之意故編詩者序而次之解者即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生誤之甚矣

中庸九經亦以尊賢居親親之上正與伐木篇同意
尊賢者所謂求其友聲也親親者所謂兄弟無遠
也要之賢者之取友也賴以彌縫其失匡救其災
不肖者之取友也至於遠間親新間舊此常棣伐
木二篇所以並存而不廢也
貧人問求富之術於富人富人曰欲學吾術先去五
賊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亦憤世之言耳若
五物盡去則必喪家亡身矣何能富哉故爲富不
仁爲仁不富誠可去也義則多廉潔多慷慨有礙

於富誠可去也禮則多辭讓多儀文有礙於富誠
可去也惟智與信則不可去徵賤徵貴知取知予
至於趨利避害假炎附熱非智其何以知之凡富
家必有任用之監奴凡巨賈必有行財之小商非
信其何以御之故前三者實富之賊而後二者乃
富之翼也求富者去其三賊存其二翼可也
詩經有上文叶韻而末句不叶者麟趾騶虞之類是
也有下文叶韻而首二句不叶者瞻彼洛矣之類
是也有首句自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自與第四句

叶者兎罝魚麗之類是也有首句與末句叶而中二句不叶者決拾既佽之章是也有用中州韻叶者左右芼之叶鍾鼓樂之烝然罩罩叶式燕以樂之類是也有通章不叶韻者如大雅其在於今一章及周頌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其邪等篇是也詳知其例方可以讀詩或曰全篇不叶韻何以爲詩曰佛經偈頌皆未嘗叶韻也曰西方之書豈可以律華言乎曰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苟可以長言之嗟歎之何必叶韻哉

烝也無戎戎字當是戍字之譌戍與侮叶韻且訓戎爲助亦牽强

小雅云莫肯念亂此語最爲有味凡承平之官吏多恣爲貪汚豪富之子弟多恣爲驕奢皆莫肯念亂者也嘗讀容齊隨筆愛其二則其一可以警貪汚之官吏其一可以警驕奢之子弟謹錄於左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末羣盜蜂起得

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腑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杭卒陳通爲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支解之豈非貪殘之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有所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爲怒乎　容齋二筆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

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衣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唯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葦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

守蔡嶲言之蔡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紀聞所遺也 容齋三筆

人能念亂則必思所以全其身矣人能念死則必思所以全其心矣僧家示衆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聞之能不悚然

避勞怨卸干係但知爲己不知爲國爲民此俗吏之恒態也然觀於貪縱之吏則俗吏皆良吏矣好貨財私妻子但知有已不知有父母兄弟此俗子之恒態也然觀於蕩覆之子則俗子皆才子矣

孟子慕少艾漢詁讀少爲上聲訓艾爲刈固爲牽强朱註以艾爲美好字書從無此解尤爲杜撰惹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旣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國語國君好內適子殆好艾大夫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王而予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蓋凡人旣知好色而未有妻子未免與孌童徵逐以今證古此說無疑楚辭少司命慫長劍兮擁幼艾

余以崇禎戊辰歲首筮得謙之升易林有十寢龍身

造化八元等語其年遂舉子於生肖屬龍則龍身之占驗矣但十竅之說他書無考或云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龍卵生之屬也而以角聽八竅加兩角非十竅而何其說有理識之以俟知者

月令仲夏正種黍之時而云農乃登黍似於理未當蔡邕云令蟬鳴黍是也雖曲為之解終於孟秋農乃登穀何有礙令以目驗之黍稷稻粱諸穀俱無於五月熟者惟小麥則五月熟黍字或來字之誤也

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戒命也謂出戒於國云

我此行三年而後歸也古者諸侯從天子征伐有

三年不歸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於此之

時從征諸侯必三年不歸國也周公東征亦三年

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是也孔疏解三年之戒

爲三年喪備失之

蕢桴土鼓正所謂擊壤也堯時雖有八音然山野間

古風尚存耳

禮運卜筮瞽侑侑即瞽之以樂侑食者耳以卜筮瞽

不可爲句故添一侑字以成文耳鄭註解爲四輔非是巫史卜筮瞽皆賤官也與四輔並稱則爲不倫

內則毋敢敵偶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正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爲掉磬蓋如今人云相軋也推掉也

少儀不疑在躬在躬謂服飾也謂冠履衣裳之類在身者皆有常制不敢有奇邪異衣使人致疑也又一說下文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卽此句注

卿不知則疑也

不貳問謂一度問卜止問一事若問二事則心不專卽爲不誠也若一事則容有二問如卜日有上旬中旬下旬之異曲禮所謂卜筮不過三是也若魯四卜郊則春秋譏之若代人卜筮亦不嫌有二嚴君平賣卜日爲五卦訖則下簾

坊記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有君正與三月無君則弔相對有君則見爲人臣也見爲人臣而謀仕是二心也惟卜之日稱二君謂未仕

之初或失位之後欲謀仕而問卜則可稱二君如或齊或魯之類狐突云策名委贄二乃辟也與此經文義正相足

春江一曲柳千條乃劉禹錫詞周德華喜唱之德華所取柳枝詞有六此其一也升菴選唐絕定爲德華詩誤矣事見唐人雲谿友議德華劉採春女採春元微之所狎娟也

潔淨精微易教也又云易之失賊蓋太潔則滓穢無所容太精則情僞無所遁必謂爲刻薄人矣申韓

原於道德亦是此意知其白守其黑則深於老亦
深於易矣

禮記引詩經處甚多鄭注多與詩箋不同疏按鄭志
荅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左傳云以害鳥帑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
帑

曲禮云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蓋禮之所無不妄費以
媚說於人禮之所有不惜費而辭謝於人二句意
正相對費字與表記恥費輕實左傳多取費焉費

字同義

几世之與而不取施而不報者皆謂之費如今人云費財費力是也道之爲物自天地聖人以至夫婦鳶魚無不斟酌焉無所不與而未見其有所取也無所不施而未見有報之者也故曰君子之道費

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此言動者危也鴛鴦在梁則戢其左翼此言靜者安也乘馬在廄無驅馳之勞而有芻秣之利言其安且得養也周自昭王南征不復巡狩禮廢穆王聽祈招之詩而後獲沒於祗

宫蓋衰周之巡狩有危道焉是詩不知的於何王之世然玩味詩意蓋以戒王之無巡遊耳朱傳以鴛鴦乘馬與君子以畢羅摧秣興福祿可發一笑

檀弓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正對上文雖鄰不往而言有殯之時苟非兄弟雖鄰不往弔平居無殯之時則苟有一識者雖其不同居之兄弟亦必往弔之言吉凶相反也所識巳疏矣所識之兄弟又疏矣所識不同居之兄弟又更疏矣然且必往古之弔禮其廣如此

檀弓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按曾點之年無文可考但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襄三十一年薨至昭七年武子卒則是時孔子甫十七歲曾點必少於孔子度不過十餘歲耳遂敢臨武子之喪而歌眞可謂穉且狂矣至於曾參誤斷瓜根而點幾殺之則狂暴之性老而不改也

檀弓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註云申詳子張之子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兄弟也由此言之則子張之子子游之婿也

張老慶文子成室而乃曰哭於斯似於不知忌諱矣

文子乃拜謝其言故記者兩美之

祭義天子七廟禮經有明文鄭康成堅執殷人五廟之說葢鄭未見古文尚書不知商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二語也鄭又以周文武兩世室在七廟之內引周禮守祧八人爲證謂若兩世室在七廟之外則守祧何止八人不知周公作周禮時文武俱在親廟中何緣添設守祧乎使康成聞此說亦必啞然自笑也且周公初制禮而即有守祧八人

則七廟已具又是一證此王肅難鄭所未及故特著之愚意周有九廟七廟及兩世室也殷有十一廟祭法殷人祖契宗湯又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併六親廟而爲十一也自武丁至紂雖多兄弟相繼然殷制兄弟分昭穆當紂時高宗已在七廟之外矣周自文武外雖以成康之守成宣王之中興而不得稱宗其嚴於祀典若此家語孔子對定公曰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則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此

義亦不可不知

祭義天子有善讓德於天即云易抱龜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坊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已遂引詩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又引詩惟龜正之武王成之此二段參觀之自明不煩註脚

易革卦君子豹變虎豹豺狼皆以攫殺援噬爲性者也然虎豹或以喻君子而豺狼專以比小人何哉有文與無文之別耳文之不可已如是夫

地官州長而下至於比長皆後世之所謂鄉官非任

職蒞事之官也每鄉必自有城邑有城邑則自有邑宰專城而治者如所云鄉師之類乃任職蒞事之官也若鄉老之每二鄉一人鄉大夫之每鄉一人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實職使每卿主一鄉正如齊語國有國子之鄉高有高子之鄉恭居常則爲一鄉之教主使其心志素相聯屬有事卽爲一軍之命將號令自相服從耳至於州長而下乃漢三老嗇夫之屬族師而下則如唐之坊正村正耳大宰以賓興之升于司徒不升于學者克

之王制所云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周禮所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皆指此輩也其所云中大夫下大夫上中下士云者如漢賜民爵一級至公乘以上之類徒有冠帶而已非真居官而涖事按爵而班祿也儒者不知其說遂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養官三千一百五十五員之疑是皆泥于文而不思其義耳

春官之世婦非天官之世婦也天官之世婦以御幸而春官之世婦以掌宮事鄭註以爲奄卿謬甚奄

人之見於周禮其爵不過奄上士而止安得有所謂奄卿哉且男子而冒世婦之名于文義亦不通愚謂必先朝之舊嬪或后夫人之保傅及退閒之宮人充之世婦之爵本與大夫埒此獨云每宮卿二人恭優異其爵秩使宮中之人尊敬而服其教訓也或以爲卿大夫之妻夫卿大夫妻各有家政安得入宮掌事且卿止六人耳每宮二人安得有十二妻或以爲即明用世婦中之習于禮者爲之則名爲卿大夫而仍叙御于王所亦覺名不正而言

不順皆非是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此事不知的在何年按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此定公八年事也時孔子年五十未仕又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此定公

十二年孔子攝行相事時事也若叛在襲魯之年則公山弗狃方與孔子爲敵無緣反來相召且正孔子相魯仲由爲季氏宰柄用之時何乃起末之也已之嘆決無此理若叛在陽虎欲去三桓之時則此時但是寄謀無顯然爲叛之跡論語不應直書以費叛也然以理論之還是八年時事葢陽虎雖惡人而欲去三桓自是快舉於時弗擾輩與其謀廣招賢能以期集事而孔子亦遂欲因之以行其志耳然同一時事也陽虎諷之以仕則直拒之

弗擾招之以叛則欲從之聖意亦不可測蓋陽虎惡人意在竊國柄而弗擾善人實欲張公室也觀哀八年吳伐魯時弗狃叔孫輒之言便可見其立心之忠順矣尚論者不可不知

張融云稷契年稱于堯堯不與帝嚳並在帝位稷契安得爲帝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大戴禮及史記則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

補疑齋隨筆

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因王肅難鄭禘郊之義故融若論以申鄭意

記事者每好以雅詞文俗語最是文字之病卽如江

南有淫祀曰五郎神直謂之五郎有何不可而强名之曰五通夫佛經有五通仙人葢佛有六通一曰天眼二曰天耳三曰神足四曰他心五曰宿命六曰漏盡羅漢則具六通仙人未得漏盡故止云五通也若夫五郎神者不過五行之邪氣依草附木叨竊血食者耳奈何以五通名之且五通者一人而具五通五郎者五人而共一祠于文義亦不相類也

夔夔齋慄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

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

也史記今天下重足而立亦此意

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華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

緯書載六天之名字繆妄不經無愚智皆知之也而鄭康成尊信之繫辭爲聖人之作無愚智皆知之也而歐陽永叔獨疑之人之疑信亦何所不至哉

資於敬君之心以敬父則可以爲孝矣資於愛子之心以愛弟則可以爲友矣

今世旣葬而復更其地者謂之遷葬非是按周禮媒
氏禁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而遷以相從者非更
其地之謂更其地者當云改葬禮記改葬之服緦
是也

周禮遂人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則一縣所治二千五
百家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
則一邑所治僅三十二家也而一縣所治爲二千
四十八家大小不同如此後遂以縣邑通稱論語
千室之邑又有十室之邑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

邑曰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又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則縣邑之通稱久矣又春秋時君大夫自稱其國皆曰敝邑鄭語虢鄶二國而云若得二邑商頌商邑翼翼則國亦可稱邑逸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縣方百里郡方五十里

歐陽公以繫辭非聖人作巳爲可笑至謂子曰爲講師傳說之言尤爲誣妄徧檢論語禮記大戴家語等書未有非孔子之言而稱子曰者大學曾子門人所作而述曾子之言必著曾字中庸第二章稱

仲尼曰以後則但稱子曰明子卽仲尼也論語於有子曾子之言亦必稱其姓以別之蓋子曰二字如帝曰王曰之不可僭也後世如孟子自稱孟子曰莊子自稱莊子曰荀楊二子皆不敢自稱子曰惟文中子直稱子曰則其沒後門人追尊之詞決非仲淹本意也然而譏者猶以吳楚僭王譏之豈有易之講師而敢輒稱子曰者哉歐公之言所謂遁辭知其所窮矣

史記飛廉之子惡來爲秦祖其弟爲趙祖子孫昌大

如此助紂爲虐之人何以受天之祜蓋飛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皆以才力事紂原無大罪武周必誅之者以其心忠于紂而又才武足以倡亂故不得不除之耳飛廉死後必愬之於帝故帝命之代周正見天道之無私也有謂天帝醉而誤賜秦以天下者豈其然哉

今俗字謂一群人爲一宗字當從總或從鬷陳風越以鬷邁箋云鬷總也男女合行俗又謂之一陶字當從檮左傳檮杌注云言其凶頑無儔匹也

朱子之解經好排舊說至於字義亦不本爾雅說文而以臆決之如哂大笑也禮記云笑不至矧而以爲微笑不競不絿絿急也而以爲緩此等訓詁不知何從得之雖曰不妄吾不信也絿急也見左傳杜注昭二十年

左傳引易士刲羊亦無衁也衁音荒今人呼蟹腹中肉爲蟹衁當用此字

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亦別無一語按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即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嶽即此嶽也葢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是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今標出以見疏之疏略并見趙註之有據

子在回何敢死反而言之則子不在回何敢生此可見古人剏義之誠亦可見其立言之妙

惟誠也而後可以使詐則其誠也乃所以詐人之詐也惟廉也而後可以使貪則其廉也乃所以貪人之貪也若以詐使詐以貪使貪彼且不作使而作敵矣

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史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

今人呼多鬚爲鬍子鬍直當作胡從髟俗字也五代史傳云胡鬚是也

左傳鶻鳩氏司事也疏云司事謂營造之事愚按營造之事當屬下文五雉爲五工正不得在五鳩之列按上祝鳩爲司徒鴡鳩爲司馬鳲鳩爲司空爽鳩爲司寇則此鶻鳩司事當是周官宗伯之職謂之司事者司祭祀賓客之事非營造之事也

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云云曰少皞氏之衰則非少皞之本身可知謂少皞即傳顓頊其誣明矣

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出左傳顏高之弓六鈞孔頴達疏

左傳哀四年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字不可解杜注云承音懲蓋楚言愚謂此亦強解古無此訓承之正訓奉也受也諸大夫恐其又遷心不欲其如吳而口陽承奉受命也如此解稍

此條極佳。

可通不然傳文或有脫字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則性成於道之後中庸言率性之謂道則性成於道之先蓋易之所謂道天道也即中庸之所謂天命也故先道而後性中庸之所謂道人道也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故先性而後道苟不求其立言之旨而徒泥其文則有所戾而不合矣
左氏云儉德之共也共字當作去聲讀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

如爲人上者而知儉則撙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爲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納賄竊帑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逸而心常閒豈非善自爲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求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不致傾覆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食所餘可推以濟親友

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婣任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或曰今之人非不欲儉也無奈舉世之人咸以慳吝爲嗤鄙好勝者恥之不得不勉而從奢耳不知人生之可恥而不知耻者多矣德行不如人則不耻才藝不如人則不耻學問不如人則不耻至於一烹庖之不善則耻之一裁製之不鮮則耻之一輿從之不都則耻之豈非孟子所謂無耻之耻而無所用耻者乎試觀奢侈之人才智者必至於敗名喪

節愚柔者必至於喪家亡身其可恥與慳吝之可恥孰甚善用恥者必能辨之矣

志欲大而心欲小致廣大而盡精微也知欲圓而行欲方極高明而道中庸也

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蓋言爲小善而有成勝於爲大善而無成耳若爲惡則愈熟而其害愈甚不可言五穀不熟不如烏喙野葛也荀子則云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與孟子此語卻可參觀

穆天子傳叙事極簡惟載哀淑人事甚詳可見穆王

情之所鍾實在於此瑤池王母亦草草而別獨於盛姬哀念不置以此知好德之不如好色也享國百年僅得一人當意不旬月而失之能不悲乎佳人難再得詎不信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沙爲蟲此千古奇事而本傳絕不及之何也蓋昭王南征不復而民間遂誘言有一軍皆化之說實無此事也有則左氏莊列必引及之矣

河伯呼穆王曰穆滿未死而先呼其謚蓋神人已先

知之莊子所謂靈公之爲靈也久矣又河伯直呼天子之名其體甚倨豈五嶽視三公之說至此而有不能通者耶夷王下堂而見諸侯人事鬼事其盛衰之際亦略同

小兒出豆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以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後人識之耶偶讀文苑英華第七百七篇有黃滔作陳先生集序云先生諱黯字希孺年十三袖詩謁清源牧時豆新愈牧戲之曰藻才而花

此等經義殊不可曉以土俗蜀方之人而近討一食呈(?)殺君此説餘之論乎學者乎哉

貌胡不咏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裴花豆字見文字中始此

友人牧齋子七歲讀論語至亞飯干適楚問師何以有亞飯三飯而無初飯師不能對余適訪牧齋因令之質余余答曰此句當與一餐告飽句相發明天子一飯而告飽諸侯二飯而告飽大夫士三飯而告飽告飽之後必須以樂勸侑然後復食當初飯時本不須勸侑故無侑食之樂也此義在禮記郊特牲中云凡食天子一諸侯二大夫三食力無

算此之以少爲貴者也至於魯之有亞飯亦自有
說魯本諸侯應再飯而後告飽不應亞飯即用樂
因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有亞飯之官耳此
義亦不可不知此子乃欣然領解而入

朔方正訓曰北方唐堯都唐在今山西故堯典之朔
易在正北今之朔州等處是也周都豐鎬在今陝
西故小雅之朔方在西北今之寧夏河套等處也
蓋皆以國都之北爲朔

國語及周本紀俱謂自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孔氏

公劉疏云自虞至周有千三百歲必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乃可充其數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此言甚明爽愚謂自公劉以後世數必無誤惟不窋失國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此時不過西戎一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自後至鞠陶不知凡幾世矣其君長名字皆以僻陋在夷都不記憶至公劉遷邠而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相傳鞠陶既是公劉之父無容不記憶所以復見於史册耳度不窋至鞠陶不下三

四百年公劉之遷當在夏末商初也謂不窋生鞠
陶者妄也
維天之命毛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
周之禮也疏引孟子趙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
弟先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
氏取以爲說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云於
穆不似毛傳雖取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
不從其讀也又魯頌閟宮篇疏孟仲子曰是爲禖
宮　序錄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牟子傳趙人孫卿
子孫卿傳魯人毛文公
楞嚴經有人天本豎畜生本横之說蓋豎則首上足
下各得其宜横則上下無辨矣人畜之分全在於
此畜生中亦稍有異者犬馬頭高於身故能爲人
用猿猴人立使有靈異此又横而近於豎者也至
於地獄倒生則又不止於横矣嗟乎世之形豎而
心横且倒者可不思乎
世稱羲之蘭亭眞蹟在僧辨才所唐太宗與魏徵謀

遣御史蕭翼紿得之以武德四年歸於秦王府考是年正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開天冊府之歲也魏徵尚爲太子建成謀王何緣與太宗共語且秦王雖横安能勑遣御史哉此好事之言不中理者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屬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進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

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矣㞢彤管鄭

箋卜云其吉箋

凡染絲一入爲縓二入爲赬三入爲纁朱其四入與

五入爲緅玄其六入與七入爲緇

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

質以爲槸閑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

左右者之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㞢車攻毛傳

周弁殷冔夏收皆弁也委貌周玄冠章甫殷毋追夏

皆冠也

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無笄缺頍項青組屬於頍緇纚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也今未冠著卷幘頍象之所生

爵弁助祭於君之服皮弁與君視朝之服玄端莫夕於君之服

文王受命六年始得太公又三年而崩則文王之興非太公之力也故詩惟有周南召南而不及太公

惟大雅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歸功於太公可見伐

崇伐密時尚未得太公也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至九十七而崩則武王八十三

矣武王九十三而崩則武王在位僅十年立四年

滅紂滅紂後又六年

周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此子孫追稱之詞惟邑姜

不稱太蓋避太姜也

邑姜太公之女成王之母太公遇文王至武王崩其

間僅十四年武王崩時成王已十歲則太公一遇

文王卽以其女爲太子妃可見聖王與聖臣相奬

立談之頃卽約爲婚姻豈非盛事

武王八十四而生成王唐叔虞又其弟也應韓又叔

虞之弟也唯邗當是成王之庶長兄

鄭康成以九命之外別加九錫出禮緯含文嘉一曰

車馬云云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

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

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

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渫

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之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内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此後世九錫文之祖

左傳宮辰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此八人并伯邑考武王爲太姒十男也下云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此八人當是庶出者書經命畢公保釐東郊蓋文王之庶子也其年無可考外傳晉語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序於周召之下則年應少於周公

晉語詢於八虞賈逵云八虞周八士皆爲虞官或云八士皆南宮氏晉語八虞之下別云謀於南宮則八虞非八士

案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蓋平王二十四年也衛武公幽王八年相周作抑戒詩年九十五又三年而幽王有驪山之禍又二十四年而武公卒時年一百二十二歲

大雅築城伊洫作豐伊匹則文王遷豐其城方十里四面共四十里也傳箋皆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

子則天子之城方十二里四面共四十八里也周
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蓋言封建上公之制
耳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皆以九爲節此數
條可互證
鄭都城過百雉五丈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是一
雉有一百二十五丈也百雉當爲萬二千五百丈
以六尺爲步計之三百步爲一里里長一百八十
丈萬二千五百丈當爲六十九里三分里之二也
是其制反大於天子之城無是理矣故鄭杜諸家

皆以五版爲堵版濶二尺積五板之高而成一堵不在橫算之數所謂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如此算則百雉當爲二千五百丈以法計之當爲十三里九分里之八也鄭伯國七命其城當方七里爲節則四面二十八里百雉幾居其半矣已踰大都三一之制故祭仲非之鄭以都城無如此大者故有三丈爲版之說則一雉長十五丈百雉爲千五百丈當爲八里三分里之一此說似爲得中又有雉長三丈之說則百雉止三百丈僅一里三分里之

二如此狹小何以爲都城此說亦恐非是

閽人外門用墨內門用奄囿游用刖

米之率鵝卜稗九鑿八侍御七

皇甫謐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南亳

在穀熟卽湯都也北亳在蒙卽景亳是湯所受命

也西亳在偃師卽盤庚所遷書序將治亳殷是也

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出商頌玄鳥詿

楊子取爲我蓋惟務自利而不欲利天下也然知爲

我之爲利則亦自知之可矣又何必以之教天下

耶教之者欲以利之也是楊子終未能忘利天下之心也與爲我之說無乃自相矛盾乎如楊子者亦未能克其操者也

世傳蘇味道模稜之說蓋古人處衰世是非從違不敢太分明所以避謗遠害耳今之所謂模稜者則不然遇利則急取之未嘗遠害也遇勢則亟趨之未嘗避謗也而至於是非從違之際則務於模稜焉蓋不過便於異日之翻悔匿賴云耳故曰古之模稜也愼今之模稜也滑

今世有天主教者自大西洋來窟穴於廣東香山嶼而蔓延於兩京其人類碧眼不畜妻妾多奇器巧伎其教奉天主而不奉佛其黨類饒於貲能豢畜儒生之窮餓者而使之造作文字語言以緣飾其教要之文義皆鄙淺離遁不足道而士大夫之無識者亦或信之或問此教何所昉予應之曰此卽古之所謂祆祠也說文已有其字字從天不從夭與祆字別自漢巳有之而唐官名有祆正蓋其來久矣宋姚寬西溪叢語言之甚詳謹錄其說如左

余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廟註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

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
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天下諸州郡有者
準此武宗毁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
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
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卽波斯教法
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爲
禮遠令卽後世因用以僧尼隷焉設官來歷如此
祆之有正想自唐室始䏻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
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

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空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為歲每歲自烏滸沂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

也　余按此條記祆祠甚詳但中引左傳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註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水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寬即續而云此即火祆之神則大謬予所不取蓋因寬不辨祆字與祅字之異按說文祆胡神也從示天聲祅地反物為妖也從示夭聲字省作祅杜預所云祆神蓋即所謂地反物為妖者耳奈何誤讀為祆而遂以為火祆之祠乎西域之通中國在漢武後當春秋時豈有祆祠預入中國之理寬亦弗思之甚也韻會

云祆胡神也又官名一曰胡謂神爲祆關中謂天爲祆非今之天主教而何摩醯首羅者佛經所云曰禪天主蓋大千世界之主也

論語久要不忘要字當讀作去聲古人要字與約字通用約字亦讀作去聲今中州韻皆然

木蘭乃桂之屬史記優旃傳薦以木蘭如今京䑕之用桂皮也

史記高帝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

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御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觀此則項羽之敗全是淮陰侯力而淮陰用兵全副伎倆亦於此戰見之也班固略而不書蓋以淮陰罪誅有意抹摋其功尚爲有說司馬光通鑑亦絕不道及一字何也蓋古人讀書亦未必能精細舉此一端可例其餘

高帝論功定封曹參功最多蕭何次之高祖不悅鄂千秋推明之以何爲第一帝乃大喜蓋曹參之功

所以致多如是者以其與淮陰侯信俱信擒後遂沒其功而歸之參耳所以敘爲第一名雖參第一寔見信第一也高帝旣擒信心益忌信不樂乎有是說而事理較然又無一說可以易之者自鄂千秋一時萬世之說申而韓信之功始抑高帝之心始快矣故鄂君之言謂之進賢可也謂之蔽賢亦可也高帝之喜謂之賞功可也謂之忌功亦可也

左傳且曰獻狀謂令曹人自供其觀駢脅之狀也國語淫於觀狀淫大也過也謂鄭無禮於晉君其罪

大過於觀狀也

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百字即阡陌之陌謂田畔也直跳過三條田畔橫跳過三條田畔以示其不病也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至於湯又三十一王而後至於紂乃后稷勤周十五王而遂至於文文與紂同時也何殷之王皆短折而周之君皆長世耶非也蓋后稷之子孫世爲后稷至不窋而始失其官則自后稷以至不窋不知凡幾世矣而所記憶者止有

開國之后稷與失官之不窋而已周人亦據其所
記憶者而歷數之以定其昭穆非世數止於此千
年之閒至少亦必三十餘世
家徒四壁立貧之極也然猶有四壁也至室如懸磬
則止有梁柱如磬之懸蓋并其四壁而無之矣
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國語
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註者皆以幕
爲舜之後虞思也愚竊有未安即以內外傳之文
義推之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言舜之先世皆有德

而舜又重之以明德也安得先言後世而後及先世乎即先言後而追及於先則追及於舜可矣又何越舜而追言瞽瞍乎若幕果爲舜之後則當云幕能帥舜者也亦如下文杼能帥禹之例安得云能帥顓頊乎以理論之幕必是顓頊之子孫舜之遠祖但其世數不可考耳鄭語亦以虞幕與商契周棄並稱而云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則幕爲有虞之祖無疑報者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而又不可同於無功德之祧壇故別爲祭以報之此

義詳見家語有虞氏祖顓頊矣宗舜矣故幕不祖不宗而爲報耳

綿管曰簫聚其管而統之於匏曰笙簫以象鳳之飛笙以象鳳之集也然儀禮云笙入間歌魚麗笙歌南有嘉魚笙歌南山有臺笙國語叔孫豹云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或用笙或用簫未知其制如何分别鳴呼儀禮三百篇今所存止十七篇耳雖云可推測而知然亦僅可知其什一耳

晋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云教之春秋而爲之

贄善而抑惡焉蓋周制各國之史皆以春秋爲名非特魯史爲然也但各國多别自立名如晉乘楚檮杌之類而魯則守周之舊名耳墨子明鬼篇曰著在宋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可見春秋非獨魯史之名也

楚語啓有五觀註以爲太康昆弟也竊謂啓之不肖子惟太康耳厥弟五人傒於洛汭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皆賢人也安得列於姦子之數耶註謂觀爲洛汭之地豈五子皆即畢命於此後人哀之而總

稱曰五觀耶然則謂啓有五觀者謂太康不肖而致有五觀之禍耳非指五觀爲姦子也晉語稱御有車轅趙有孟姬欒有叔祁范有函冶或指人或指事或指地蓋外傳句法多如是讀者當以義求之

齊語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此三句本難解而渠弭二字尤僻註云渠弭裨海也蓋不可解今細思而曲通之海謂大水也北人通稱大水曰海至今猶然海於有蔽謂軍行次於大水邊

令本國預設藩舍以爲遮蔽也裨猶言小也裨海者小水也渠卽溝渠之渠弭止也軍行至於溝渠邊不能停度則必暫止故謂之渠弭既暫止則令本國預爲除地以爲可止之處也環山而行所歷多荒僻無人之地或致匱乏則令本國預備牛羊豕以犒師也蓋僻術燕既得侵地雖有此費亦所甘心而齊之反三國侵地非曰直衆而與之也亦有所用之耳此管子之謀也未知然否

天問云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穀梁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生獨天不生易云以一而神以兩而化佛經謂父精母血與前世之識神而生人數說皆一理也

宦官盛於漢而有天下者卽宦官曹滕之孫操也盜賊盛於唐而有天下者卽降盜朱温也其兆皆先見矣

但聞多食之致病矣不聞節食之傷生也但聞貪饕之損福矣不聞淡泊之生災也

要窮學燒丹要死學採戰李赤肚名言也

楚子重之爲政也曰大戶已貴趙尹鐸之治晉陽也

曰損其戶數蓋古者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
也必閱其有丁有力能克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
其或老或幼或疾或女戶皆漏而不書賦役不及
焉所以政不苛而民不怨也即如唐開寶全盛之
時戶不登千萬若以實論之即浙東西兩道之地
其戶豈止千萬哉蓋下戶之不登於版籍者多矣
王成偽增戶口亦只是搜括遺漏塡之於冊非以
無爲有也諸葛亮謂劉備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
籍者少可語鎮南令遊戶皆自實嗚呼刻則凌民

寛則惠奸其必慈惠而明察者庶可以定戶口之數乎大戶謂寛大其戶蓋力不能獨克則爲之幇貼以廣之也

祁奚與叔向晉之兩大賢也所謂當十世宥之者也卽祁奚子盈之討祁勝鄔臧亦激於一朝之忿原非大惡乃荀躒受賂而言之晉侯晉侯遂殺祁盈而滅其族可謂淫刑以逞矣至於叔向之子食我不過以黨於祁盈亦殺之而滅其族是何言與是時韓宣子將死矣不能有所諫正眞可恨也未幾

韓宣子卒而魏獻子爲政雖云成事不說然祁氏羊舌之田邑故在也自當訪其親支立以爲後以奉兩大賢之祀乃遂取其十一邑而分之此豈復有人心者哉乃成鱄從而諛之曰主之此舉也近文德矣是以盜賊之善於分贓而稱爲堯舜之揖讓也左氏又稱仲尼聞魏子之舉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使仲尼而果顛倒是非若此又惡足以爲仲尼哉嗚呼子產卒而仲尼聞之出涕使聞祁奚叔向之族滅吾不知其涕泗之滂沱當

何如者而乃忍於稱道贊嘆之哉

無驪姬之讒則晉國不亂而重耳無由得國無夏姬之妖則巫臣不奔而吳不通於上國故晉之伯也驪姬之力也吳之伯也夏姬之力也天生尤物必有關世道非偶焉而已也

左傳載宋景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往弔此事似不足載看杜註纔知以終悼子求婚之事也蓋丘明一字一句必無虛設

歆王朗二人本末略同皆漢之敗將也皆吳之降

虜也皆魏之名臣也而世說獨優欣而劣朗且云王之學華俱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想尋簡事跡竊以斯言為未公也朗雖兵敗身擒然初猶保城逆戰既敗於會稽猶能泛海入閩窮迫始降而歆舉郡迎寇幅巾入座恬不知耻其不如一也朗雖附魏背漢然隨衆稽顙無他逆節而歆至勒兵漢宮破壁壞垣牽出伏后犯天下之不韙受罵千載其不如二也朗於文明二朝屢進讜言奏議斐然可觀子肅傳家學為世儒宗而歆遺言後如

三不如也大抵晉魏評論皆崇尚虛浮不核事實
舉此一端可例其餘
嵇叔夜臨刑時作詩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
物頗致怨憎不知欲寡其過則專務內省而不務
外飾此乃謗議之所以易叢也性不傷物則必愛
護人愛護者在此則觸忤者必在彼矣此乃怨憎
之所以易致也陽明闢謗謝門人曰我近來學問
大進覺鄉愿氣息少此言更有至理
陳壽魏書於王粲等文士傳俱列浮詞藻罕所紀載

較遷固之體似加嚴矣而吳書周魴詐降魏書七篇胡綜僞造胡質降書三篇則詳載無遺是亦不可以已乎於魏則刪其所當存於吳則存其所當刪此皆史氏之大疵也從無論及者故特著之

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詁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瞽說

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處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疑誤後學深矣

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

謂璽書其制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於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緗素盛以綻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緗素之上當更詳之

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大不孝莫如兼愛矣墨子則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故愛利人之親者人亦報以愛利吾親惡賊人之親者人亦報以惡賊吾親然則孝子之爲親計者

必先從事於愛利人之親矣由此言之則天下之大孝莫如兼愛矣此二說者誰是誰非曰墨氏之言天下之定理孟子之言儒者之深文

墨子之非命蓋恐暴主之恃命以虐民惰民之委命而廢業其意是也然而其義非也夫命之有也必矣國祚之短長家道之興替人之貴賤貧富壽夭豈可謂無命哉即墨子亦稱夏鑄九鼎卜由曰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由此言之則鼎之遷亦有數也而何疑

於國之存亡人之死生乎自墨子之言以闡墨子
此亦所謂矛盾之說矣
陸德明論語音之失云北人則而如靡異今經傳中
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
髮如當爲而算法一一如一一二如二如亦當作
而與無極而太極而字同義內典稱佛爲如來如
者如如不動之義亦當讀作而
按韓非子博者貴梟勝必殺梟是殺所貴也觀此則
知博之有梟如今象棋之有將將死則棋敗也

戰國策唐雎見春申君曰夫梟棋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棋佐之也註云梟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散謂衆棊也觀此則博之六棊五散而一梟如今象棊之止有一將也又孫臣謂魏王曰王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握則握欲食則食觀此則知梟棊可握可食而散棊則專主於食不得後握如今之象棊車馬砲可進可退而卒則有進無退也據此數條則梟之爲棊者無疑矣又按楚辭招魂云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註牟倍勝也觀此則梟爲勝采而五白

則倍勝也杜詩袒跣大叫呼五白究轉不肯成梟
盧本比韓詩梟盧叱迴旋則用劉裕與劉毅事註
引李翺五木經謂梟當作㮮據此數條則梟之為
采名又無疑矣豈棊之刻梟形者名梟而采名自
名㮮遂致相混耶至本朝楊用修乃以梟為今之
幺於前兩說皆無所稽則鹵莽穿鑿甚矣不知今
之所謂幺即古博齒之所謂塞皆刻為一畫者列
于註及後漢書註甚明何乃昧目而道黑白耶晉
又曰梟邀也六
博得邀者勝

荀子六貳之博則天府已註引六博爲解恐非是六博者多致貧豈天府之謂哉愚謂博市易也六二之博猶言三倍之利市也本以二而利以六故曰六二之博如此轉轉得利則成不竭之府已

韓非子管仲曰豎刀自豶以爲治註豶虧勢也易大畜卦豶豕之牙豶豕蓋割勢

考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先鄭云案玉案也後鄭云玉飾案也而不言案之形制說文云案几屬亦不肴其狀余少讀一書云案卬今之梓也此語似確

而竟忘其出於何書蓋案列於几之上故曰几案而案非几也今世有案卓亦置案於卓之上而案非卓也以案盛食則謂之食案今之托盤是也以案盛筆硯則謂之書案今之都盛是也舊本書孟光舉案齊眉亦作手捧托盤狀則案之爲盤明矣註云其高十有二寸則大率與簠簋籩豆高下相等古人設席於地故食器皆高也然經不言長廣若干而但言尺有二寸豈長廣與高同爲一尺二寸而其體正方歟

或問東方朔傳中窶數註云戴器也不知戴器爲何物愚謂戴即班白者不負戴之戴曰戴器則必上可以盛物而下可冒於首者又必以草及樹枝爲之故與寄生相類其狀可想見也今川貴閩苗蠻尚多以首任物者然直戴之而已亦不見別有戴器也

周禮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註不言如何爲出火如何爲納火愚按烹飪之事不可一日廢無春秋冬夏之異也烘燎之事則

惟冬及春初用之𤋲烾之事亦惟冬及春初有之
不應季春反出而季秋反納也所謂出內火者蓋
專指陶冶鼓鑄而言禮器云然後修火之利范金
合土蓋火之爲用雖多而范金合土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則其最大最巧者也故聖王以其作此爲
火之出內以節宣火性焉左傳云火見鄭其火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與
此義可相證
小宰貳冢宰凡六典八法八則九賦九貢九式皆掌

其貳而八柄八統不與焉蓋此二者乃天子之事
惟宰相得詔之而已小宰不得與也

周禮養老之典有三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老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事之老也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士之致仕者而皇氏以為三者之外又有引戶校年庶人之老共為四種大曰庶老則士庶老之老皆舉之矣安得定為士之致仕者而此外又安得別出庶人之老耶公彥之疏固鑿皇氏之說亦贅

籩人四籩醢人四豆大抵每用皆八內有菱芡㮚脯以四物爲八籩者然其數亦八也惟饋食之籩但言棗㮚桃乾藤榛實五物而其三則無文殊不可解鄭註謂桃是乾桃乾藤是乾梅而內則別有桃諸梅諸則是其濕者通前五爲七籩矣尚缺其一孔疏謂桃梅旣有乾濕則棗亦有乾濕加此項爲八物也雖穿鑿之甚亦可推見先儒解經之苦心

晉文請隧國語韋昭註以六遂之遂解之謂天子六鄉六遂諸侯有鄉無遂故曰王章也然觀費誓魯

人三郊三遂之語則諸侯之有遂明矣此解爲失
還當從杜預隧地而葬之說爲是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易曰雲雷屯君
子以經綸經綸二字原是開創之義詩曰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字義畧同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先鄭以天產爲男女之性地產爲分
地利後鄭以天產爲動物六牲之屬地產爲植物
九穀之屬然於禮樂分帖處兩說皆說不通愚謂

此四句正與樂記樂由天作禮由地制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等語相發明所謂天產即指樂而言謂樂由天作也作者鼓舞之意樂之用處其所以鼓舞人者微妙而難知故曰作陰德然又恐樂勝而流也故以中禮防之所謂地產者即指禮而言謂禮由地制也禮之用實其所以鼓舞人者顯白而易見故曰作陽德然又恐禮勝而離也故以和樂防之禮樂交相爲制交相爲用而聖人之所以教天下者至矣

大司徒五嶽鄭以中嶽爲嵩高西嶽爲華山此自虞至秦漢之所同也但在周則必不然職方以華山爲豫州之鎭則中嶽非嵩高可知以吳山爲雍州之鎭則西嶽非華山可知當云中嶽華山西嶽吳山

鄭康成說上公九獻以爲二祼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酳尸二獻并賓客之獻而爲九陳氏禮書據行人上公再祼而酢又云上公九獻以爲二祼在九獻之外然亦不能於朝踐饋食酳尸之外別舉三獻

以足九獻之數或云賓之初筵第二章云子孫其湛各奏爾能又曰賓載手仇又曰室人入又然則子孫也賓也室人也各一獻爲三獻并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酳尸二獻則共爲九獻矣此說近是未敢明其必然也

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云云九曰巫環以辨吉凶註謂更謂筮遷都邑也咸謂筮衆心歡否也云云似未得經意愚謂巫咸即書與楚辭所稱巫咸自巫更而下九者皆占

神巫所著書各自名家如漢焦氏易林之類筮人徧祭之以辨吉凶也

塚人凡有功者居前鄭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理論之恐無臣葬正當居墓前之理竊謂居前者雖依昭穆之次而其位稍向前以表異之也居昭者以向右爲前居穆者以向左爲前

周禮六夢三曰思夢註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註覺時道之而夢如註意則思夢寤夢有何分別愚謂寤夢謂將寤時之夢蓋人寐將寤聲已接

於耳而色未交於目自有一種似夢非夢光景此則經所云寤夢也

政與教不同教之道在矯枉以就正柔者教之以剛剛者教之以柔所謂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也政之道在因物以付物剛者治之以剛柔者治之以柔所謂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也

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十二獻於禮不合蓋禮物雖由自王朝而其行饗禮則天子爲賓諸侯之長

爲獻主用十二獻之禮以饗王也長諸侯亦不必上公無公則大侯亦得爲長也

孟子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此以爵之尊卑言者也周禮弓長六尺有六寸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中士服之弓長六尺下士服之此以身之長短言者也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以人之賢愚言者也

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蓋齊量然耳非周量也周量以

考工記謚之㮚氏爲量深尺方尺其實一鬴又曰其臀一寸其實一豆鬴即釜也豆即斗也深尺而爲釜一寸而爲斗則釜之爲十斗明矣蓋鬴即斛之別名亦名爲石與齊量之釜不同也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斗矣據此則斗之爲十升明矣與齊量之四升爲豆亦不同也又自齊量而外絕不聞有所謂區者則區亦是齊之私制他國無是也蓋自巡狩之典不舉同律度量衡之法不行國異制家殊俗久矣

而註疏家乃必引此說彼爲準則如論語之與之釜周禮之食不能人二釜皆云六斗四升不亦謬乎

禮記獻粟者操量鼓管子云釜鼓滿則人槩之鼓之爲量不知其實幾何恐亦非周量也孔子在衛衛致粟六萬又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雖不明其量然以理論之必以釜斛計者蓋魯秉周禮所用必是周量耳

周語犬戎樹惇能帥舊德樹惇必其君之名也玩文

勢可知

國語叙宣王不籍千畝而終之以戰於千畝似覺無謂蓋自宣王即位即不籍千畝至三十九年荒蕪已久而千畝遂成戰塲矣故終之以此非無謂也

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授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之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

祖右社前朝後市又道塗九經九緯每經塗濶九軌又九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授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授一廛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叅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為妄矣以今世目驗之小民

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

考工記車人有大車栢車羊車皆非駟馬車也牛車大則栢車中羊車小矣大車以行平地栢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鄭註云羊善也則羊車未必駕羊漢書蹇𩥇鹿車驅鹿車亦未必駕鹿晉武帝後宮乘羊車則眞駕羊矣法華經有羊車鹿車牛車之說以喻三乘則似實駕羊駕鹿者蓋西域有此

制而後流入中國也

今人用安排字作安頓鋪排之義按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也則安排乃作安於排解今人誤用

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上地中地下地正與上農夫食九人一段可叅看葢旣分田之後其丁多力勤者田自腴家自富其人即謂之上農夫其家即謂之上地如

後世大戶中戶小戶云爾非謂給地之時卽定其上中下也若謂家七人者與之以上地家六人者與之以中地家五人者與之以下地則丁多力彊者皆獲肥饒而单丁下戶皆獲磽瘠純用情面上下其手豈先王分田制祿之意乎且人命不可期家七人者偶遇疾疫或損而爲五人豈可遂奪其上地而更給之以下地幼有時長長有時壯則家五人者可漸增至七人豈得遂收其下地而更給之以上地乎

公羊傳五版而堵八尺曰版堵四十尺五堵而雉二

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

莊子逍遙遊篇大小二字是一篇眼目逍遙者見大則心泰也至於無己無功無名則大之至矣亦逍遙之極矣下文許由藐姑射大瓠諸章亦只說得一大字郭註云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塲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名當其分逍遙一也此等議論固不謬乎莊子之意然肯綮則尚未及此蓋古人立言亦必由淺以之深也讀書宜平心以味之

不必深求

野馬也至乃今將圖南

野馬者馬之在野者也野馬奔則塵埃起故曰以息相吹也天非真有蒼蒼之色但遠而無極故視以爲蒼蒼耳處下而平視野馬塵埃或謂之紅塵或謂之黄埃若從九萬里之上視之則亦猶人之視天亦見以爲蒼蒼而已此一段不過發明鵬飛之高而議論層波叠浪解者遂生支節

大旨

以八千歲爲春以八千歲爲秋聞此語者無不以爲誕矣然觀閩中有鐵蕉六十年一開花其開花也必以丁卯年推此而論則椿之八千歲一春秋桃之三千歲一花實六合之內焉知必無是事乎

越人斷髮文身

斷司馬彪本作敦註云敦斷也今吳語以刀斫物曰敦應本此

昭文之鼓琴也至載之末年 齊物論

枝策郭註以枝策假寐爲說然但言枝策未見有

假寐之意或云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語琴也愚謂莊子以三子並稱各是一事且昭文與師曠未必同時焉得謂枝策爲擊節鼓琴乎竊謂枝分也策籌也枝策謂算數也昭文精於琴師曠精於數惠施精於辨以至倦而據梧各有所好各有所明各自以爲有成實未始有成也載之末年猶言傳之後世也

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日能照而有所不必照也德能治而有所不必治

也蓬艾之閒日之照不及焉亦何損於日彼三子亦猶是耳何足介介於胸中而不釋然乎若十日並出萬物畢照則天下之大不祥也汝之德豈欲進於日之照乎此章蓋郎察見淵魚者不祥之意

其名爲弔詭

弔讀爲的的弔詭者其言似於詭異而實的當也

傳其常情人閒世

爲使之道不過傳其常情致君之命而已若巧言偏詞必至於弄巧成拙傳言者殃矣叔向云子員

道兩國之言無私亦此意也使葉公知此則何憂何慮何至朝受命而夕飲氷乎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順之則虎可以馴逆之則馬有時怒順之之法在於平淡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已逆之之端起於驕寵如以筐盛矢以蜃盛溺是也知此術者卽以見天殺之人可矣

樗傍

樗傍獨牆棺木也其義與單同不知古人何以不

讀爲單而讀作善音

迷陽卻曲

迷陽者當陽光盛時而若迷謂不用其明也卻不前也曲不直也謂遇事不肯直前也

與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德充符

按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禦寇鄭繻公時人則在子產後百餘年矣伯昏無人焉得爲子產師乎大抵莊子多寓言不必實有其事

爲天子之諸御 至 企德之人乎

不瓜剪不穿耳蓋言童女之未脩容者也今人家女子出嫁始爲剃面卽此意欲爲貴人之御必求全形之女若已爲人妻者則止於外不得混充役使矣此正貴全形之意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高地也凡有足者無不願遊焉如諺所云閒耍也至人之以德爲循亦閒耍而已豈眞以德爲眞而勤行之哉

夫藏舟於壑乎昧者不知也

藏舟於壑者自謂如藏山於澤之固也孰知或竊負之而走也人之愛其形而欲善吾生此藏舟之智耳不知老死之隨其後也若知生老始終無往不善則如藏天下於天下物莫能遁之矣

孟孫才居喪不哀

哀字當作衰若作哀則與上句中心不戚同不得列爲三者

有旦宅而無情死

旦宅猶言新宅也自生而死猶昨居舊宅而今旦

遷入新宅其情固未嘗死也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應帝王

紛而封哉一五字爲何以是終三字爲一句紛而封哉一者謂萬事雖紛而其封域不出乎一也以是終者總結食豕如食人以下五句言列子守此學術以終其身也

蒿目而憂世之患 駢拇

蒿目謂如以蒿薰目而淚爲之流也

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在宥

臠卷謂臠切而卷懷之也傖囊謂傷殘而囊盛之也言割裂性命而於八者之中各珍藏其一也

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上文意治人之過也下文意毒哉又下文意心養三箇意字皆讀作噫皆一字爲句皆嘆詞也鴻濛已極論嘆治人之過矣而雲將曰吾奈何是其志終在於治人也故鴻濛又嘆曰毒哉僊僊乎如俗

云快快活活回去罷言不必問也寔將終篇闡一言鴻濛乃又歎曰心養心養者言心不可不養也汝徒處無爲而民自化云云數語養心之要也

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天地

有族有祖言有衆必有君也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言可爲一方之君而不可爲萬方之君也謂齧缺才德狹小不可以配天也 [illegible]

鳥行而無彰

鳥行無彰猶言空中鳥迹也

三患莫至

三患謂老病死也一說即佛氏所謂小三災刀兵饑饉疾疫也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辭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非以服有服天道

苟有其實而不受其名則再受其殃矣苟無其實而受其名又何害焉呼牛呼馬任之而已服服從也言不與人爭辨也吾之服從人蓋常常如此吾雖服人而未嘗自多其服也有服與書經有其善

喪厥善有字同義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婦字當是歸字之誤而今乎歸四字爲句言大亂之本始於舜禹而今日乃其歸結也女讀作汝汝何言哉四字爲句

有弟而兄啼

有弟而兄啼謂母復懷妊而先生之子飲其乳則成病也醫家謂之繼病此亦物化自然之理

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秋水

掇猶掇拾之頃言暫也猶言俯仰之間也

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

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反衍謂反覆而續衍也既曰反覆則上者有時在下下者有時在上何貴賤之可定乎若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窒礙難行矣謝施猶代謝而施用也既曰代謝則從無而有從有而無何少多之可定乎若一而行則與道參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合矣

俄而柳生其左肘至樂

柳字當作瘤

舜之將死眞冷禹曰山木

冷字當是令字之譌眞令猶言實語也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知北遊

此一段從來讀者皆以固不及質爲一句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爲一句所以爲之解者皆迂曲不通余玩其文勢當以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

市屨豨也十四字共爲一句質正即周禮所謂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者獲則質正之名也監市猶監門市吏之賤者也屨實也屨豨估賈豬價也毎下謂先問其首而漸及於尻也况喻也曉也設市有賣豬者就質正評其價質正必問於監市監市則屨豬首以至於尻舉其肥瘠則豬價曉然矣使問其首而不及於尻則豬之價未曉也豬之首尻有異而不可謂尻之非豬也道之上下有異而不可謂下之非道也質正之問知尻之爲豬

言夫子之問不知屎溺之爲道固日不及也

孰知乎人謂我朱愚 庚桑楚

朱當作株自稱其名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承上言畏鬼責者以內爲券者也畏人非者以外爲券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其脩潛也券外者志於期費費用也言期於用盡之也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言常常如此而自有光耀所謂闇然而日

章也志於期費者惟賈人也言如賈人之居貨期於盡販賣之而後已豈有所深藏而不出哉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謂跂足言時之暫也人見其暫時外飾似乎魁然豈能久哉

與物窮者物入爲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與物窮者窮盡也盡心以爲人則物自入而就其度內矣與物且者且聊且也本無爲人之心而聊且以應人則人豈爲其所容哉上段言自修此段

言與物總之各有誠僞之分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滅而有實謂形雖滅而精神不散猶言死而不亡也鬼之一也一字與左傳聰明正直而一也一字同義

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散棄去也膍胲非牲體之所貴然而不可棄去也當其食膍胲之時則牲體之是又移於膍胲矣偃

非寢廟之所貴當其適假之時則寢廟之是又移
於偃矣偃周禮作匽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郭云刖者形殘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去之愚
謂訓介為刖古無此訓且刖者之醜在足不在面
何所嫌而移畫哉介字當作妎妒也婦之妒者并
圖畫之美人而移去之意謂無好醜之相形可以
外非譽矣而實不能外非譽也以不能忘已之醜
也胥靡輕死故登高而不懼意謂可以遺死生矣

而貴不能遺死生也以其不能忘胥靡也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麗譙華美之譙樓也喻目錙壇齋宮也喻心 徐無鬼

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而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蹢蹢躅而行不便利之貌想當時方言謂人不伶俐不儇巧者名之曰蹢子猶今人曰獃子也齊人

有一獃子居於宋者每事顛倒如下所云也命名也完如漢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之完周禮墨者使守門完者使守積則閽者之完亦常法也完雖不髡鉗亦必其章服形狀與奴隸同有異乎良人者今此獃子其名爲人閽者而其狀不同於奴隸其顛倒一矣鈃鍾必有紐襻求者挈之而走可也何用來縛其顛倒二矣唐亡也佛書云功不唐捐唐子逃亡之子也求逃亡之子而不出域與不求何異其顛倒三矣有並類矣猶言不知類也齊之

歂子如此楚人又有一歂子寄居而爲鬭者於夜半無人之時獨上人船舟人拒之遂與之鬭未始離於岑言足不離高岸蓋爲舟人所拒終不能上船適足以造憨而已楚之歂子又如此此皆自信其愚不可理喻五子之辯何以異是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則陽

此一段自郭註而下從來解者皆牽合不通唯焦

氏老莊翼載徐上彰云三得其三爲之自相呼應如此看庶乎可通可謂獨得其解矣今請因而詳說之司御隨成兩見三者皆官號也門戶登恒仲尼竊法皆人名也司御者相國之稱也相國之御百官猶御者之御六馬故曰司御也門尹登恒即伊尹也從師而不囿所謂學焉而後臣之尊賢則不惑也隨成者隨其成而案之蓋後世考功之職也爲之司其名則賢否黜陟各當其所矣人之名曰竊法蓋竊其姓法其名也按史記秦本紀大費

之玄孫曰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以伐桀殆即所謂巖法與兩見猶言明四目達四聰蓋盡其思慮以廣主之聰明也仲尼尼字當是虺字之譌商書所謂仲虺之誥是也爲之傳之蓋與伊尹俱爲湯傳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至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橋橋梁也橋梁之爲物以漸而高以漸而下凡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皆象於此人之欲惡去就亦然今市人有上橋行市下橋行市之說曰橋起

曰橋運皆此意也下文窮則反終則始正所謂橋

運也

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莫爲或使皆一曲之詞非大通之論也佛經云非

因非緣非自然性論至於是則言默俱非千聖同

堂亦無所措其喙矣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

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偶言

命性靈也人之生也捨生趨生無有終窮豈可謂無性靈耶然此性靈從何而來雖極力推原莫知其所自始也又豈可謂有靈性耶應報應也福善禍淫有其感必有其應豈可謂無鬼神耶然善有時未必福惡有時未必禍又有不相應之時又豈可謂有鬼耶此二義與前莫為或使一義皆甚微深妙之理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若此也

昔周之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一段 讓王

觀此叚則伯夷歸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沒見周德之衰遂去而餓死也孟子謂就養於西伯蓋亦論之未詳與

今夫此人以爲與巳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侖跡

言世人但見與巳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而彼獨富貴焉則以爲絕俗過世之士矣是其胸中無主確然正見以遠覽古今知是非之分也惟與俗俱

化爲世俗之人而已蓋所見者近則不知貧富之
外別有是非也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懽欣之喜
不監於心
此承上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而言監
視也猶覺知也言但知有富則慘怛恬愉不覺其
孰安而孰危矣惡在其爲安體乎怵惕歡欣不覺
其孰喜而孰憂矣烏在其爲樂意乎下言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則安在其爲長生乎

使而子爲璺者子也閭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　列禦寇

不曰弟而曰而子馘父之詞也閭胡嘗視其良猶言何不看我的好處也旣爲秋栢之實矣言弟已成材皆吾教誨之力也

一命而呂鉅

呂呂尚太公也鉅大也呂鉅言自視如太公之尊大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八者俱過人人之所忌也故必窮三者俱不若人人之所憐也故必達此皆理之自然如形之有六府也

炳燭齋隨筆終